三九北京特效品
清血追毒
專治各種惡瘡楊梅 下疳服丸立止痛苦 毒症迅速永不再發 淋濁癆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說明書遵服勿悞
成都市總府街 寶通藥房 毅熙藥房 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鹽市口街華榮藥房

智育影院
四月七日演 **同心結**

大光明
四月七日演 上海一個**小姐**

廣東白濁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五淋白濁皆能普治三日止濁七天除根永不翻發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
每瓶定價大洋五角 總府街生生藥房 春熙路華榮藥房 代售

曾鑄成 專治
婦女乾病男婦危險內症 有驚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笑笑
笑笑笑 姨太太外史真正妙 賓來進哈哈笑 笑得要足跳 笑得眼淚掉 又帶笑又歡喜 又官又不信 ……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郵票代價

好煙 福煙 祿煙 純記 物美價又廉 吸者爭相購買 好名譽有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吳慧僧緊要啓事
啓者慧僧於四月一日在勸業場遺失督署藍色四八七號出入證一枚除呈請備查另發外特此登報聲明無論何人拾得此證作為廢物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四月七日（星期六）
成都新聞
第叁肆叁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維新印刷局代印
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角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忠興舍

新打判官
第一幕 「楊劍編」

多時候施寒衣人一件。到年終濟平民或米或錢。施烘籠合藥材外捨沙罐。造橋樑同補路不辭辛艱。倘若是修廟宇盡心助辦。幫募化既出力我又去錢。兄一生行的事與人方便。誰不稱李吉安廣種福田。如有人急難時無人顧盼。或欠缺兄立刻酌量承擔。像這樣弄起去只有年半。就把我祖遺產盡行搞完。手上的活動款一概消散。將產宅才賣與沈氏萬山。兄還是愛行善不顧後患。一年多又把我房價弄完。兄家中如水洗心不抱怨。又誰知大限到三叔當天。將家務合產業交與兄管。我仍然行善事被我耗完。我三嬸合兄弟四處分散。兄一人落長街身着破衫。有親戚合朋友全無照看。都說兄講忠信想當神仙。到而今你信神神何不度你上天。你一落難誰人照看。你信神節他一番將兄埋怨。兄只得低頭默默無言。看將來行善事還在落難。作惡人反行樂又得爲官。可憐我無依靠生活浪漫。每日裏愁的是糊口艱難。在那時眞把我受苦不淺。未完

情死（笑）

花木扶疏。綠陰如蓋之中。有名刹一。位于青山缺處。景既清幽。佛亦靈異。以附城故。流水游龍。士女之賧拜其間者。恆絡繹不絕。香火之盛。冠于遠近。寺僧數十。舉凡超荐法事。紛應各界之請。出家尤逾在家忙。衆六奔馳。和尚且苦於難謝衆緣。每值諸佛誕辰。各嬰宛晨加住。星影叙光。愈形熱烈。信念之堅者。或停眠整宿。由知客妥爲招待。皆大歡喜。寺產豐裕。衆僧胥心廣體胖。如斯清福。塵俗中人方嘆爲幾生修到。顧諸僧中。非盡六根俱淨者。閱歷天花。依然出定。脂香紛氣。綺思難禁。至有託而逃者。則又爲焉。爰述某僧自殺之事。

法明僧剃度斯寺。及匝月。怪僻獨殊于衆。終日木木如有所思。與其儕。恆不交一語。聽經常課。亦多忽略。

法明固得某有力者之介而來。且屬主持某善爲感勸。寺之主持。向長於交際手腕。城中耆要。多與相稔。庸非勢利。迭迎。蓋亦獨具苦心。以全斯寺。故於法明乃予以優越待遇。與衆僧未可同日語也。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翡翠塔
「豔羣女士著」「禁止轉載」

第三回 鄧俠士村店求漿 黃遣臣洪門聚義

想翰林公乃朝廷的俊義，諒能爲國除奸，因下官在余姓宅內，週圍偵查，似有奸徒蹤蹟，匿藏在貴府，故特來面謁翰林公，請管家率領卑職差役，入府內清查，楊仲賢聞言，把胡子江望了一眼笑道，胡縣令之言不錯，聞這種消息，我早已命家人，在園內把守，幷無有人逃來敝舍，如有人逃到這面，我也受過朝廷頂戴，必當綑綁送交貴縣令，何勞大駕親臨，胡子江聽得翰林如此言說，正欲告辭率衆回衙，忽見趙彪走至胡子江身傍，附耳低言，說了幾句，胡子江把頭點了兩點，轉身向楊仲賢帶笑言道，翰林公既言並無他人，翻到府中，下官也就罷了，不過恐別人議論，欲在府中，略清查一下，想翰林公，乃通明之人，決勿他議，楊翰林聞言大驚，十分着急，又不敢怒情形於色，趕忙答道，胡縣令，負有除奸全責，一定要搜，我何能阻擋，胡子江哈哈笑道，翰林公眞是通家，說罷急吩咐衆差役，隨同進內，楊翰林無法，只得硬着頭皮，同縣官到內，向各房詳細清查，看看清到書房，楊仲賢暗暗吃驚，捏住一把汗，轉眼間已到書房外面，楊仲賢自知余氏主僕在內，若進內搜着，連我楊氏全家，俱不得了，當下爲着生命關係，搶步上前，把胡子江一攔，怒道，請問縣令，我這座住宅，已被清查大半，但是誰人所報，余家有人逃到這面呢，請說明再清，胡子江一聽，心疑余氏主僕定在內中，當下笑道，本縣職責所在，不管有無人報，貴府乃是比鄰，理當搜查，說罷，用手把楊翰林一推，帶同衆差，一擁進了書房，楊仲賢站在書房外面，只得留神細聽，內面如何，殊知書房內面，全無動靜，心中十分疑惑，放胆至雅內中，見縣令收不出人影，不由心中詫異，胡大老爺只得吩咐差役退出，楊仲賢當時把門一攔，怒道，我說敝莊無有賊人，胡縣令反生疑惑，既已搜查，又無蹤跡，不知尊意，肯再搜否，胡子江自知理愧，當下滿面通紅，拱手陪笑道，翰林公不要多心，小弟實實冒昧了，萬望翰公見原，小弟就此告辭，改日再來拜望，楊仲賢只得把手放開怒道，胡縣令既要搜查，就請多查幾次，免勞大駕再來，胡子江也不答話，即帶着一般人等，羞慚滿面，出府去了，楊翰林才命家丁，將門關好，各自去睡，專命老管家楊成，打着籠燈，在書房周轉搜查，還是無有余爾余良二人，不免心中更爲怪異，只得命楊成回房安宿，自己轉到上房，當時由丫環報進房中，夫人馮氏，出房接將進去，楊翰林把夫人一望，心頭暗想，此事莫非是夫人所爲，我道要問他一問，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花會專車 包車搭車 穩妥便速 聽客自便
家庭小車票 每票四角 每本十二票四元
大車票 每票七千文
城內 花會 車站 南新街本行 城牆邊本行停車處

紀實滑稽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孫」（三九）

第十八回 鎗斃二爺沈冤莫白 手殲四命大孽是階

繼到他家裏。答稱在天津飯店十九號房間。可憐當差的奔得上氣不接下氣。「將要斷氣」。方纔找到。見袁四坐在那裏叉麻雀。便發急道。袁四哥大帥在內花廳守你去問話。找得你好苦啊。趕快兒去吧。袁四不敢延挨。叫友人一應。他便急煎匕奔出飯店。和一個女旅客正撞個滿懷。虧得袁四手足快。搶步將女旅客攔腰抱住。跌了半個筋斗。袁四放手道聲得罪了。一溜烟奔出門來。跳上黃包車。直抵前督署下車給資。便三脚兩步巡至內花廳。玉帥足有等了半小時。故見面就大罵道。混帳東西。要本帥開汽車來伺候你不成。袁四屈膝求恕道。小的該死。求大帥恕罪。玉帥恨得牙癢匕地說道。我且問你四姨和劉高二俗同車出遊。開過幾回棧房。鑽戒在何處相贈的。一一的照實講來。袁四平日只顧賭博。不曾留心金鳳的贈鑽戒。當下便答道。四姨只和劉俗同車過兩次。都是到碧雲下院去看做佛事的。並不曾開過棧房。也不曾偷過鑽戒。玉帥拍案道。你得了四姨多少賄。敢替她包庇。顯見是你這惡奴拉的皮條。你還能抵賴嗎。袁四跪地叩頭道。在大帥麾下當差。怎敢如此放肆。不過因爲男女嫌疑。小的四姨宅裏。小的從不曾去伺候過。副手袁桂是常去的。小的去找他來。定知眞相。玉帥道。着你速去傳來。幷命一衛兵押着。不料袁桂已經發生點醒。曉得東窗事發。免不得要究問車夫。叫他暫時躲避。故爾袁桂今晨在袁四老婆跟前。請假回鄉去哩。袁四昨晚不曾還家。只得袁桂總在自己家裏。等到趕回來找尋不見。老婆方纔以直告之。袁四只好硬着頭皮。回到玉帥跟前。直言稟復。玉帥勃然大變色道。惡奴你敢得頂爲四姨包庇。復敢設辭唐突本帥。實屬殺不可恕。接着一聲喝綁。四個衛兵擁上來。將袁四兩手反縛。玉帥盛怒之下。摸出手槍。砰然一聲。一粒子彈正中心窩。枉死城中又多了一個冤鬼。在玉帥眼中。鎗斃一人。猶如殺一鷄。本來在火線上。遇到機關砲。一砲打條血路。兵士死亡幾百。尙屬恆有事。何況打死一個車夫。當下吩咐拖出去埋葬。幸爾衛兵中。有個姓武的。和袁四素些感誼。急煎匕奔到袁四家中送信。袁四的妻母。聞此凶耗。嚎啕大哭。武某勸道。徒哭無益。速去買棺殮殮。袁母嗚咽說道。全家靠着袁四生活的。現在叫我們婆孫媳三代靠誰生活。於其餓死。如不闖入署中。

專教駕駛汽車
地點千祥街四十四號
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一元錢即能戒絕洋煙
并且毫無痛苦
有志諸君請到祠堂街公園對門五十三號泳耀記處一問便知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仟餘類推
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眞乃神醫
黃遂良君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怪病，鄙人體弱失紅，十年痼疾，愈於一旦，現已恢復原狀，黃君現寓東大街東安里內，凡吐血及婦女不孕乾病血癥，莫不着手生春，相病發藥，食後兩分鐘卽愈，有盡想不到之妙，據個人歷年所見，無論醫學博士學士，治病之方，見效之速，俱不及黃君之令人驚佩也，玆特表而名之，總之別處所不能醫者，黃君立可起其沈痾，
魯笑俗啓

滑稽時事
新戲詞本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訂合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票郵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戲朝陽 馬浪路會
失熱河 遼王閱
報斬湯 通浪學
良罵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托國出洋 學
良過關 生瘡上路
花先瞎 文舉街
哭屍 涓款 劉
鄧兩單大戲批河
成都新聞經售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疔瘡生皮癬藥九子癩痒大小瘡症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三十七回 奪造化白夷造火器 挽天數蕭方盜參仙

少時到了榴花館，墨玉龍弟兄，早已代同子侄，在門前迎候，見李厚照來了，急上前行禮說道，久違雅教，不勝渴念，小女病勢日重，欣逢仁兄降臨，實爲幸甚，說罷，讓進客廳落坐，李厚照道，小弟自韓兄遇事以後，卽在鄉間居住年餘，到南海普陀訪友，逢着日昇和尚，無意到山，還不知令愛小姐，如此沉重，說罷，便問近日病勢，墨玉林搖頭嘆道，這幾天，我們也不望她活了，百計千方，眞是有增無減，日重一日，韓琴賢弟，亦束手無策，雖承仁兄遠來相救，看來不過盡人事耳，說着，便將墨賽花的病情，詳細說了一番，墨老夫人從旁說道，只望李叔々仙手，救我女兒性命，說着滿眼流淚，韓琴道，李兄少刻進房診病，休要提說軍務，李厚照道，這個自然，大家正說着話，墨老夫人道，房中都預備好了，只等李叔々進去，墨玉林聞言，便邀李厚照韓琴，齊到墨賽花臥室，房內侍女，急將羅幃掛起，只見墨賽花斜靠枕上，雲鬢蓬鬆，花容憔悴，兩顴被虛火燒得猶如桃花霞彩般似的通紅，氣促痰喘，十分危重，李厚照坐臨榻側，墨賽花微舒倦眼，見父母俱在面前，微々將頭一點，又將雙目閉着，墨老夫人，便請李厚照診脈，李厚照調息靜氣，凝精聚神，細診墨賽花的六部脈息，俱亂如絲，也分不出至數，但覺飄々霍々，如火燃鼎沸，不由心中大驚，又不敢直說，便細聲問道，小姐胸中可悶滯否，墨賽花喘氣說道，胸中甚是飽悶，但是有時，亦覺鬆爽，李厚照道，腹中可泄瀉否，墨賽花道，就是瀉得利害，飲食不進，痰如稠膠，晝夜咳嗽不絕，通宵不能安睡，每夜發熱，天明盜汗不止，心中不敢想事，一想便覺頭暈欲倒，血卽有幾天不曾吐了，李厚照聞言道，此小姐因軍機重事，用心過度，以致水火不交，須寬心靜養，服我之藥，可以全愈，說罷向墨玉林夫婦道，令愛的病決無危險，不到劑幾藥，卽可立起沉痾，墨老夫人大喜，不禁連聲感謝，墨賽花聽見李厚照之言，知是假意安慰父母，便嘆息道，李叔々，何必假言安慰，這人生自有定數，並且侄女素來參究內典，了達生死，色身去留，毫不介意，只是夫母我兩家，俱是世代忠良，今被奸臣陷害，侄女正要竭此一隙之明，輔佐父夫，報效國家，現在權奸未滅，此志未遂，含恨遽歸九泉，眞令人可悲也，衆人聽了，無不慷慨淚下，墨賽花又問起，轟山車近日情形，韓琴道，參軍僅可放心，前日李義編製竹扇，以禦石砲，近來唐軍，并未來攻打了，墨賽花道，竹扇不過暫濟目前，倘唐軍放火來燒，又怎樣防守，這白巧爾，我却知他履歷，此人乃是西洋，有名巧師條達剛的徒弟，最善造攻守器具，心思非常細密，此人不除，督是太安山之大患也，我又病着，不能想事，用不得心，這便如何是好，說罷，不住嘆氣，李厚照安慰道，小姐病勢如此，切勿再憂念軍國，宜靜心調養，服我之藥，病體愈後，再破此人不遲，墨賽花不住點頭，曾得多說了幾句話，頓時氣冲上來，喘咳不已，李厚照見狀，便向墨玉林道，我們且到外廂議方去罷，老夫人，叫侍女仍將羅幃放下，一齊走了出來，李厚照行到大廳，不住搥胸頓脚，連連叫苦，衆人大驚問道，敢是參軍之病，眞不可救了，李厚照哭傷着臉道，還問甚麼，過了五月十四，便歸天了，更有何法可救，衆人聞言，莫不傷心，墨老夫人，更是痛哭，只是向李厚照下拜哀求，李厚照道 嫂子請原情揣理，小弟並非不肯出力，我又不是神仙，那有靈芝仙藥，所用不過樹皮草根，現在小姐，已油乾燈盡，大命已終，如何救得，墨老夫人，再三哀懇，李厚照無奈，又同韓琴商議一會，只得獨自定方，以心問心，足議了一個時候，才酌定了君臣佐使，這時已經天晚，李厚照親自煎藥，到了三更，方纔煎好，送與墨賽花吃下，韓琴又陪着談了一會，方才安眠，這夜李厚照，那裏睡得著，翻來覆去，尋思這病根源，看看窗紙發白，只見墨玉林慌張進來，放聲痛哭道，今番休也，吃了你的藥後，索性氣都絕了，李厚照大驚，忙問其故，墨玉林道，藥服下去，不到一時，便滿腹攪痛，連嘔帶瀉，把心子都吐了出來，現在人已死了，

聯語趣談

笑翁

李恕吾先生爲前清的舉人。嘗設館于姓韓的家裏。爲一聯贈給韓家云。『尺地借荊州。愧少少太白萬言。積成卷軸』。『秋風嘯馨谷。每誦昌黎一序。夢想家山』。兩用韓李的典故。妙合天成。

近代失業問題嚴重。人浮於事。學校畢業生投入社會。每多向隅之苦。人謂畢業卽是失業。蓋未畢業時尚有書可讀。既畢業便成遊民也。某生爲畢業作一聯云。『畢竟一條死路』。『業無半點生機』。形容畢業後之苦。可謂盡致。又有爲畢業兩字作聯者。聯云。『畢竟有何能。空費有用光陰。武不像武。文不像文。眞笑煞牛壘齷齪』。『業己不得了。想找臨時差使。保上託保。薦上託薦。雖哭到一塊麵包』。

歷史長篇 有著作權 禁止轉載

俠義小說

玉芙蓉

嘯天編著 笑俗校正 (四四)

第四回 徐相國借獵出京都 朱幼主遇美到袁莊

大書御營總管馬的字樣，一般兵丁，耀武揚威，後面兩騎追隨，只見那人，頭代雙翅金冠，身着大紅蟒袍，正是馬云馬太師，後面那人頂盔貫甲，正是馬夢熊，徐溥暗想，老賊眞是利害，他就知本相是送太子起身，前來追趕，幸喜太子出險，若稍遲延，豈不被馬賊，窺破隱情，那還了得，徐溥一面走着，一面想叫衆家丁人等，紮住去路，馬云早已得見徐溥，帶同家將迎面而來，馬云趕忙由後把坐騎一拍，一馬冲到前面，滿面笑容把手一拱，向徐溥道老相國出城，如何這樣起早，徐溥冷笑道，太師代了許多兵丁出城，莫非到那裏打仗嗎，馬云道 非是這等說，二人正在疑難之中，馬夢熊勸馬上前說道，老相國錯疑了 近聞相國出京打獵，恐被奸人暗害，特與相國保一保耳，原來徐溥出城之時，宋飛任守城職務，見徐溥出城情形可疑，又不敢冒昧衝撞，只得順個人情，放他前進，登時入府報與馬賊得知，馬賊跟急率隊追趕前來，不上十里之遙，正值徐溥回城，三人迎面撞着，觀看動靜，見徐溥身邊，并無太子同郭嘉，二、又被徐溥如此一問，當下馬云回答不出，所以由馬夢熊，搶嘴遮飾過去，馬云繼續又帶笑道，此乃太平年間 那有打仗之理，實因聞聽老相國出城打獵，恐有不測之事，故帶同一般兵丁，前來保護相國，說罷，兩眼望住前面大道，徐溥見馬云如此一說，急忙答道，馬太師對待本相如此，實在太關心了，徐溥一面說 一面望着馬云及馬夢熊，等候如此說 然何不回兵，並向大道前進，明知馬賊在用奸心，只得思量一會，心生一計，滿面笑容，翻下馬來，拱手笑道，太師既如此誠懇待我，我徐溥實實感謝，請暫停驂停驂，馬云見徐溥下馬，自己也忙跳下馬來，搶步上前，扶着徐溥道，老相國何必如此，相國乃朝廷柱石，我等保駕，分所當然，徐溥當時大怒，一把拉着馬云袍袖，冷笑道，你那裏是前來保護本相，明明帶定兵丁，前來遠處，刺殺本相，馬云當下大驚，急道，老相國不能如此說 我馬云既來刺殺相國 何必帶許人來，徐溥怒道，姓馬的你知道本相家將，本領不弱，故帶衆軍前來行刺，是也不是，馬云怒道，怎麼相國說出行刺的話，就是行刺，難道不分眞假嗎，徐溥冷笑答道，我且不問你，既帶領御營，許多兵馬出京，想有聖詔可查 借閱一聽，馬云道，我知相國離此不遠，未請聖詔 徐溥大怒罵道，噫好奸賊，你父子狠狠爲奸，害了許多忠良，御營乃朝廷護衛 汝不請詔，隨意帶走 明々前來行刺，本相與你面聖就是，徐溥一面說，一面把馬云挽着便走，馬云明知徐溥，送太子逃走，怕他追趕，將他攔住，不由心中作驚，暗自忖道，徐溥乃當朝首相，又是先皇託孤老臣，連當今聖上，皆要讓他三分，心中就有不服，但不敢衝撞，只得怒道，相國不得無禮，管他有詔無詔，與相國何干，既言見駕，何須拉定本太師，相國快快丟手，本太師同相國見君就是，徐溥聞言大怒道，馬云，你要想本相放手，是萬萬不能，